

英汉翻译中“意合”句法的运用

——消除“翻译腔”的一个重要手段

劳 陇

初学英汉翻译的人，在译文中往往会出现一些英语化的词句，生硬牵强，冗长累赘，读起来佶屈聱牙，意思也晦涩不明，对于这样的译文通常称之为“翻译腔”(translatorese)，读者必须硬着头皮去看，有时还看不懂。从翻译的功能来看，这样的译文显然起不到“交流思想”的作用。为什么会产生翻译腔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译者不理解英汉语言在句法上存在的重大区别，硬把英语的句法塞到汉语中去，以致形成这种不伦不类的词句，给读者带来极大的困难。所以，要消除“翻译腔”，首先必须充分认识英汉语言在句法上的差别。

英汉语言在句法上的差别之点原是很多的，但究竟什么是两者之间最本质的差别呢？对于这个问题，语言学家们各有不同的认识。最近，美国著名的翻译学家奈达(Eugene A. Nida)在他的新著(1983年)《译意》(Translating Meaning)一书中，有一段话说得很确切。这段话译成中文如下：

“就汉语和英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对比，在英语以及大多数的印欧语言中，句子的从属关系大多是用连接词如 *if, although, because, when, in order that, so* 及 *so that* 等词明确地表示出来的。但是，这同一概念，我们用意合的方法基本上也同样可以表达出来；那就是说，将两个句子放在一起并没有连接词表明其相互关系，而从句子本身的意思中体现出来。例如，我们说 *because it is late, I must leave*，在这里两个句子的逻辑关系是用连接词 *because* 表示出来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说 *It is late, I must leave*，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的词汇表明相互



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显然是存在的。”

在这里，奈达明确指出英汉语言在句法上最重要的一个差别就是形合与意合的对比(contrast between hypotaxis and parataxis)。可谓一语破的，切中要害。

英语重形合。在句子的构成部分(词组、分句)之间大多有确切的连接词(connectives)表示相互的逻辑关系，结构比较严谨。所以在英语中可以把很多句子结合起来成为结构复杂而严密的多层复合句。汉语则重意合，在句子的各个成份之间，往往没有连接词，而以意思相结合。例如：

1. 你来了，我马上就走。(I'll shall go, as soon as you come here.)

想吃什么，只管告诉我。(Whatever you like to eat, just tell me.)

他不老实，我不能信任他。(I can't trust him, because he is not honest.)

2.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The monks may run away, but the temple cannot run away with them.)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If you fail to

enter the tiger's den, how can you get the tiger cub?)

一个英国人, 不会说中国话, 有一次在中国旅行。(An Englishman who could not speak Chinese was once travelling in China.)

3. 那太阳, 整天躲在云层里, 现在又光芒四射了。(The sun, which had hidden all day, now came out in full splendor.)

这种类型的句子在汉语中是很多很多的。因为汉语重意合, 结构比较松弛, 所以不可能把许多句子结合起来成为结构复杂的多层复合句, 而更多的是以意思联接的积累式分句 (accumulative clause) 或分立的单句 (independent sentence), 而以句序的先后表示其相互的逻辑关系。

由于英汉语言的句法不同, 有的翻译家把英语的句法比之于竹子枝节的衔接, 称之为竹节句法, 而把汉语句法称之为流水句法。这就非常形象化地说明了英汉句法结构的主要特征。

早在80年前, 大翻译家严复在他的《天演论·译例言》中谈到英汉句法结构的主要差别时说: “西文句中名物字, 多随举随释, 如中文之旁支, 后乃遥接前文, 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 少者二三字, 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 则恐必不可通,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 融会于心, 则下笔抒词, 自善互备。”

当代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在他的《中国语法论》中, 谈到英汉句法的差别时, 也说过:

“西洋语法是硬的, 没有弹性; 中国语法是软的, 富于弹性。……惟其是软的, 所以中国语法以达意为主, 如, 初系的目的格可兼次系的主格, 又如相关的两件事可以硬凑在一起, 不用任何连接词。” “所以英国人写文章往往化零为整, 而中国人则往往化整为零。”

他们二位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形合和意合之别, 但实际上指的就是英汉句法结构上的这一重要区别, 而要求翻译者作适当的处理。

惟其如此, 所以我们进行英汉翻译时, 决不能拘泥于原文的形合句法, 生搬硬套, 必须

适当地运用意合句法以代替形合。首先, 必须将原文神理融会于心, 然后按汉语表达方式进行必要的改组 (reconstructing); 有时, 需要按照逻辑程序或时间顺序将句序重行安排, 方能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以流水句法代替竹节句法。这样, 才能使译文流转自如, 明白晓畅, 消除翻译腔的痕迹, 而达到纯粹汉语化的效果。下面试举文学、科技、政论等各方面的例句若干, 分别以形合句法和意合句法进行翻译, 相互比较, 以资参考:

例1 You compare Nora with your English women who wolf down from three to five meat meals a day; and naturally you find her a sylph.

(形合) 你把娜拉和你们英国每天狼吞虎咽吃三至五餐肉食的妇女相比, 那么你自然觉得她是个窈窕仙女了。

(意合) 你们英国妇女每天狼吞虎咽吃上三、五餐肉食, 你把娜拉和她们相比, 自然觉得她是个窈窕仙女了。

例2 The draft resolution, carefully written in moderate terms, which, despite its flaws, we shall support, is primarily an appeal.

(形合) 这个用温和的词句审慎草拟的、虽然有些缺点、而我们仍然要支持的决议草案, 基本上是一项呼吁。

(意合) 这个措词温和、审慎草拟的决议草案基本上是一项呼吁, 尽管它有些缺点, 我们仍然要支持。

例3 His business connections with the impecunious great both in France and in England had secured the foothold he had obtained on his arrival in Europe as a young man with letters of introduction to persons of consequences.

(形合) 他和英国法国那些中落的大家族的商业关系, 巩固了他初到欧洲时, 作为一个凭着介绍信去见名流的年青人所取得的社会地位。

(意合)他初到欧洲时,还是个凭着介绍信去见名流的年青人,后来和英国法国那些中落的大户人家发生商业关系,这才巩固了他原先取得的社会地位。

例4 The hope of "early discovery" of lung cancer followed by surgical cure, which currently seems to be the most effective form of therapy, is often thwarted by diverse biologic behavior in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growth of the cancer.

(形合)随着肺癌的早期发现继之目前最有效的外科治疗的希望常因癌生长速度和方向等生物学特征的不同而毁灭。

(意合)人们希望“早期发现”肺癌,随之进行外科治疗,这可能是目前疗效最好的办法。然而,由于肺癌生长速度和方向等生物学特征的不同,早期发现的希望往往落空。

例5 Torcello, which used to be lonely as a cloud, has recently become an outing from Venice. Many more visitors than it can comfortably hold pour into it, off the regular steamers, off chartered motorboats, and off yachts, all day they amble up the tow path, looking for what?

(形合)过去象一片云那样孤独的托车罗最近却成了从威尼斯出来游玩的地方。比它能够适当地容纳的人数多得多的游客涌进那里,搭定期汽船来的,包租摩托艇来的,驾游艇来的,他们整天缓步走上那条纤路,找什么呢?

(意合)托车罗往日寂寞如孤云,近来却成了威尼斯外围的游览点,来客太多了,这个小地方就拥挤不堪。搭班船的,坐包船的,驾游艇的,一批批涌到,从早到晚,通过那条纤路,漫步进村观光,想看什么呢?

例6 It had been a fine, golden autumn, a lovely farewell to those who would lose their youth, and some of them their lives, before the leaves turned again in a peacetime fall.

(形合)那是个天气晴朗,金黄可爱的秋天,对于那些在和平时期的秋天树叶再度转黄之前将要失去青春,有的要失去生命的人们是一个动人的送别。

(意合)那是个天朗气清,金黄可爱的秋天,动人的秋色为那些青年们送别。待到战后和平时期、黄叶纷飞的秋天再度来临时,当日的青年已经失去了青春,有的失去了生命。

例7 What, then, is the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ose states who propose to use nuclear weapons in this way and who moreover insist on manufacturing such weapons in the absence of any threat of the use of such weapons which could even justify the preparation for such use by way of reprisal?

(形合)凡是主张这样使用原子武器,而且在没有受到任何原子武器的威胁,可以作为理由去准备这种武器以为报复之用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要制造这种武器的国家,在国际法上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呢?

(意合)有些国家主张这样使用原子武器,它们并未受到原子武器的威胁,没有理由准备这种武器以为报复之用,却仍坚持要制造这种武器。凡是具有这样主张的国家,在国际法上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呢?

从以上的例句不难看出,采用形合与意合两种译法所产生的效果是迥然不同的。前者词句生硬,冗长累赘,头绪不清,意义晦涩,有的句子根本无法看懂;后者词句通顺,简洁明了,层次分明,意义醒豁,一看就能懂得。究竟哪一种译法更符合翻译的要求,更能发挥翻译“交流思想”的功能,我想那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有的同志认为从形合句法到意合句法的转变是英汉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飞跃。这种说法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我国翻译界似乎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特别提出来以供研究。